

古代有“共享”出行工具吗

如今，随着共享单车的大流行，“共享”一词也跟着热了起来。其实，在中国古代，类似共享单车这种租赁模式的出行工具并不鲜见。车、犂、轿、船乃至驴、马、牛等牲畜，都曾是含有“共享”意义的出行工具……

壹

“共享车”，宋代已出现的“代步”工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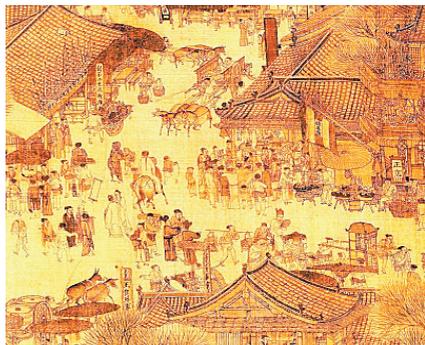
李煜词曰：“还似旧时游上苑，车如流水马如龙”

古代的车主要分人力车和畜力车两大类，其中畜力车是最主要的出行工具之一。南唐后主李煜在《望江南·多少恨》中曾描述过当年金陵城内人们乘车骑马的盛况：“还似旧时游上苑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”

乘车出行先秦时已很普遍，楚国诗人屈原《离骚》中就有“回朕车以复路兮，及行迷之未远”的诗句。但最早的车多是官用，即所谓“公车”或“官车”。到战国时，民间用车才多了起来，如南方的楚国、北方的齐国，官民用车均多。东汉桓谭在《新论·谴非》中称：“楚之郢都，车毂击，民肩摩，市路相排突。”

宋代时，像今天这样以“民用”“代步”为特征的共享模式已开始出现，如南宋都城临安（今浙江杭州），便出现了专供市民阶层租用的“共享车”。据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，马可·波罗到达13世纪末的杭州时，看到“街车”往来驰骋。这种街车并不是使用者个人所有，而是车行的，“那些喜欢游乐的男女常常雇它代步。”

不同翻译版本对这种车的叫法也不尽相同，有的译为“长车”。这是一种长方形的马车，顶上有盖，四周挂有绸幔，能容六人乘坐。其使用与现代共享单车类似，一般采用时段制或“日租”，因为“日租”付的是一天的费用，所以不少人直到晚上才会坐车回家。南宋诗人刘辰翁《永遇乐·璧月初晴》词中“香尘陌暗，华灯明昼，长是懒携手去”，描写的就是这种情形。但



北宋张择端绘《清明上河图》(局部)，画中出现了乘车、坐轿、骑驴等当时流行的各种出行方式。

宋朝民间比“长车”更常见的“共享车”是氈车，氈车因用毛毡为篷而得名，在轿子未流行之前，男女结婚时，多租用这种车。宋丁昇之《婚礼新编校注·婚礼》“迎亲”条记载：新妇坐氈车，前来迎娶的新郎要站在车边，把车帘掀起来，即所谓“婿至妇氈车后之右，举簾以俟”。

南宋时的“长车”是专门用来载人的，到明清时已有改进，称为“轿车”，两个轮子用马或牛拉，有带窗子的车厢，前后或左右开门，可坐两人或多人，因为车厢有点像人工抬的轿子，故名。当时的乡村人家遇红白喜事时常租用轿车来拉人，专营租借的车行生意相当红火。

叁

“共享船”，湖边渡口的出行工具

厉鹗诗曰：“小船如瓜皮，可坐兼可昵”



南宋李唐所绘《晋文公复国图》中的渡口待渡场景。

舟船作为共享交通工具，以景区湖面或渡口最为多见，南方水乡则更为普遍。唐朝时，租船游西湖便已十分兴盛。唐朝诗人白居易曾经租船夜游西湖并留下《湖上夜饮》一诗：“郭外迎人月，湖边醒酒风。谁留使君饮？红烛在舟中。”

宋朝时最出名的“共享船”，也是临安西湖的游船。西湖的游船多为一种叫“瓜皮船”的小舟，北宋文人苏东坡曾两度到杭州做官，常乘瓜皮船游西湖，其名句“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妆浓抹总相宜”就是一次久雨初晴后，坐瓜皮船游西湖吟出来的。西湖的瓜皮船到清朝仍很多，康熙时的诗人厉鹗诗称：“小船如瓜皮，可坐兼可昵。”

古代“共享船”用得最多的地方是

在渡口。南宋诗人杨万里《甯桥小渡》诗称：“桥坏仍泥滑，舟横隔水呼。岸头危径窄，轿子莫人扶。”诗中的“舟”，就是共享式的渡船。古代的渡船共享特征最为明显，历史亦最为悠久。大型的渡船有专业的船工来撑，一般小船多为“自助”。河不宽时，河岸两边悬绳，过河时行人在船上扯拉着绳子过，有的地方因此称之为“扯船”。

过去乡村附近的渡船几乎都是共享的，且一般都免费，不少渡船还无人看管，小船自横河边，行人上船即走，有的渡口也会配专人看护撑船。这种“共享船”的购船、修船费用通常由集体捐献或用公田（俗称“摆渡田”）的收入来购置。至今在边远的地区仍可以看到这种“共享船”。

贰

“共享轿”，最受新娘青睐的出行工具

杨万里诗云：“急呼青鞵小凉轿，又被春光著莫人”



清院本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用花轿娶亲的场景。

轿子出现于魏晋时期，是在犂车的基础上发明的，犂车去轮子就成了轿子，即古人所说的“人荷而行”。到唐宋时，乘轿出行已很普遍。南宋诗人杨万里有一年阴历三月初三坐轿子给曾祖杨邦义上坟，就曾赋诗：“暖轿行春底见春，遮栏春色不教亲。急呼青鞵小凉轿，又被春光著莫人。”这首诗中还透露出宋代已出现了“暖轿”和“凉轿”等不同功能的轿子。前者是帷幔遮蔽，可防寒，冬天多用；后者用纱作帷，透气凉快，夏天多用。

轿子在宋朝时亦称“檐子”，一般由两人、四人、八人抬着，八人抬的大型轿子，即所谓的“八抬大轿”，上档次，坐的人有面子。宋代有钱的官宦之家大多备有“私家轿”，民间则一般租借“共享轿”。租轿分两种情形，一是连抬轿子的

轿夫一起租用；一是只租轿子，自己找人抬，使用临时轿夫。这种类似今天共享单车的“共享轿”很有市场，专门出租轿子的“轿行”或“轿铺”很多，为规范市场秩序，一般都订有“行规”。

古代娶亲租用轿子兴起于北宋，娶亲用轿子也被称为“花檐子”，明清时称“花轿”。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民俗》“娶妇”条记载：“至迎娶日，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，女家管待迎客，与之彩段，作乐催妆上车檐……”司马光《书仪·婚仪上》则称：“今妇幸有毡车可乘，而世俗重檐子，轻毡车。”

一直到民国时期，民间都喜欢租借轿子出行。1919年2月《申报》曾刊载，当时苏州城有方便乘坐的“藤轿”1200乘，租用时以一里为站，每站六十文，而讲究一点的“呢轿”租费为每里三角。

肆

“共享畜”，最早的“共享”出行工具

杜甫诗云：“骑驴三十载，旅食京华春”



元赵孟頫《人骑图》中的骑马出行。

古人不仅用牲畜来拉车，更直接骑马。中国古人使用牲畜出行的历史很早，《周易》的“随卦”已有记载：“服牛乘马，引重致远，以利天下，盖取诸《随》。”由于比车、轿等成本低、花费少，从专门畜养驴马这类有运输能力的地方租借牲口，在古代极为普遍，骑驴、骑马出行就如现在骑单车出行一样。

古人留下的有关骑驴、骑马、骑牛出行的诗极为丰富。以骑驴诗来说，唐朝有杜甫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》：“骑驴三十载，旅食京华春”；李贺《苦昼短》：“谁似任公子，云中骑碧驴”。宋朝诗人提到骑驴的诗更多，陆游一人的“骑驴诗”就有几十首，如《遣兴》：“前岁峨冠领石渠，

即今山市醉骑驴”……

相对于车、轿、船来说，古人租借“共享”牲畜更早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读书时便与同学凑钱买驴出租。此事见于《东观汉记》：“（刘秀）随其叔父在萧，入小学。后之长安，受《尚书》于中大夫庐江许子威。资用乏，与同舍生韩子合钱买驴，令从者馱，以给诸公费。”

马和牛在中国使用很早，而驴、骡是在汉朝时才引入的，但民间骑驴最多。因为驴比马廉价，唐朝时民间就有养驴出租的。宋王钦若等人编修的《册府元龟》记载，开元二十九年（公元741年），京兆府上奏：“两京之间，多有百姓馱驴，俗谓之‘馱驴’，往来甚速，有同驿骑。”清顾炎武则在《日知录》中称：“尝考驴之为物，至汉而名，至孝武而得充上林，至孝灵而贵幸。”

与车、轿、船不同，共享畜力很容易弄丢或是弄混，怎么办？古人早就想到了如今共享单车登记注册的办法，实行“簿籍制度”，同时“烙印”。这一办法率先从驽传马中开始，不论是官养马还是私养马，只要供租用的都得注册登记。而在牲畜的身上烙上印记，既可防被盗，还便于找回，就是死了都好辨识，与现代不同公司的共享单车使用不颜色和标记，是一个道理。

据《北京晚报》